



艺术死亡之后的艺术批评——丹托的艺术批评观

Art Criticism after the Death of Art - Danto's Art Criticism View

邵亦杨 Shao Yiyang

1964年四月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来到纽约的斯泰勃画廊（Stable Gallery），看到了安迪·沃霍（Andy Warho）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他因此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波普艺术之后，艺术死亡了。

然而，在哀悼旧艺术的死亡时，丹托又宣称“艺术万岁”。也就是说，艺术不再受某种观念、要求和美学，以及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他后来的著作和批评文章中，他不断地写有关“艺术死亡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的艺术，特别是纽约艺术界此起彼伏的各种艺术潮流。因为，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在大众文化教育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使得艺术博物馆的地位可以与过去的教堂相比。

丹托不是艺术史家，也算不上纯粹的艺术批评家，但是当你想不通为什么许多当代美术馆里不再挂画，而像个电器店，或是商店的储藏室，甚像是肉铺时，你会发现丹托的思想很实用，他告诉我们如何看待超越了美学范畴的当代艺术。

对于艺术批评家来说，丹托的理论并不是福音。因为如果说当代艺术不再有统一的风格、主题和类别，艺术批评的权威性就被大打折扣。艺术不断地跨越文化的界限，而批评家仍然需要立足本土。另外，丹托是反对任何导师的导师，解构批评的批评家。他把困难当成了优势。他写各种各样的艺术批评，无论新旧。他运用了任何可以运用的艺术理论，对艺术品进行清晰的美学分析。

在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的著名的Mellon美术讲座中，丹托再次尖锐地探讨了艺术的本质问题，或者说人们关于艺术的思考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他把文艺复兴之后的艺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5世纪起到19世纪中期，是艺术的模仿阶段艺术家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再现世界。第二阶段从19

世纪末到上个世纪中期的100年，是艺术自我反省的现代艺术时期，艺术家们不断地探索艺术的纯粹性，他们焦虑什么是艺术，应该怎样做才能标新立异。最后的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艺术终结了，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光荣。艺术不再有特殊表现方式，不再有形式或哲学上的条条框框，艺术家怎样做、做什么都可以了。显然，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以黑格尔的历史观为模式。他并没有宣称没有人再创作艺术了，也不是说没有好的艺术再出现了，而是指西方艺术史的某种叙述方式终结了。

这就是为什么沃霍对于丹托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对布里洛盒子的模仿是艺术，那么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艺术。保守派们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沃霍的布里洛盒子是垃圾。丹托不仅认为布里洛盒子当然是艺术作品，而且他还追问到：为什么已有的美学传统不再能解释沃霍的布里洛盒子和超市的布里洛盒子的区别？在欢迎一个多元化艺术时代到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回避那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艺术”？

丹托指出传统的美学和哲学概念已经不能解释当代艺术，但是也不赞成批评家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教条。在他眼里，格林伯格是一个道德说

教者，为现代绘画加上了许多条条框框，让它们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平面。在20世纪中期，格林伯格的判断代表着前卫的标准。然而，格林伯格是现代艺术界的最后一位主宰者，他雄辩论调其实标志着一个时代、一种传统的终结。他是最后一位主导艺术界的判断性批评家。在他之后，人们不再能够确定什么艺术、也不再希望确定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

丹托不是形式主义者，也不是“反形式主义者”，当代艺术圈那些激进的艺术批评家总是坚持艺术必须传达明确的社会或是政治信息。而丹托说，艺术作品有社会、政治内容很好，但是你没法说那些不传达社会政治信息的就不是艺术。在他的书中，最常重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名言：（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可以被允许。丹托的结论近乎于什么都可以是艺术，艺术家的创作都是艺术品。如果说他还有标准，那么他的标准是创新。艺术不应该是平庸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样子，艺术需要创新。他奉劝人们尽可能多地去看艺术，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丹托这种无所不可的态度。作为社会政治艺术批评方法的代表，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Terry Eagleton针对丹托完全开放式的艺术批评态度进行了讽刺，他认为：“如果艺术能够在社会和政治上，而在不是经济上，起到更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会搞不清什么是艺术了。”

另一位著名哲学家Richard Wollheim也不能完全赞同丹托的观念，在“丹托和他的批评”中，Wollheim谈到，你不能事先判定艺术必须怎么做，但是艺术包含价值判断，比如：美、表现、美学交流。如果真的什么都可以是艺术，那么，艺术也就没有意义了。

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还可以对“在艺术死亡之后”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这正是丹托想要看到的。丹托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自由的、充满的活力的、风格多变的、没有教条的艺术境界。当什么都可以是艺术时，艺术批评的作用不仅在于如何欣赏、如何鉴别艺术，而且在于如何通过艺术的解读拓宽人们的思想，判别哪些艺术在历史上更重要、更有意义。在这个看似无所不可的时代，艺术批评家的作用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1 #1-2 2012年第43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



当代美术家

#2